演說　說粥

楊曼青

今天是舊歷臘八日　若按節令兒　應該說說臘八粥才是　可巧正是民國開辦粥廠之時　粥廠中的粥　雖沒有棗兒栗子雜豆之類　究竟一筆寫不出兩個粥字兒來　此時窮苦人有了粥歀　熬臘八粥的家家兒　心裏也覺着太平　也可以說給窮苦人應一應節令兒

京畿附近　窮苦人民日多　大總統暨政界諸公　慨然捐貲　設廠放粥救濟窮黎　本報前篇演說　及本京新聞　均已說過　某處某處開粥廠　所爲多吆喝幾聲　老少窮民有口子粥歀　能說不是一件好事嗎　開辦粥廠　救濟窮民　不拘自民國　由前清時代就有　可是粥廠中的弊病太多　但願民國的粥廠把從先的積弊化除　窮民才可以說到實惠均沾　如照前的弊病不除　窮民無非打上幾口粥歀　粥蟲子反倒喫個肥賊似的　豈不辜負了諸公慈善之心麼　何爲粥蟲子呢　若要問哪　您往下瞧

粥蟲子者　即是指着粥廠中飽之人　無以名之　故此稱他爲粥蟲子　粥蟲子的手段　能讓你查不出來　因爲當初的善士　以及管理粥廠的官員　誰也不是打粥出身　又沒充當過粥廠中的夫役　所以才糢糢糊糊　輪到鄙人作這篇演說　雖說是給夫役豁事　可是讓窮人有宜　其中的弊竇　我是打聽了來的　不能說全是　也不能說無此事　我反倒恨自己沒打過粥　沒當過夫役　比如我若眞打過粥　當過粥廠夫役　此時乘着粥廠破格用人之際　那柄粥杓子　無論如何　也要運動到手　每到放粥之時　凡是我的沾親帶故　有個點頭兒哈腰兒交情的　我就滿滿的給他來一杓子　所爲多喫幾口　若登入[illegible]聲諺語欄內　就叫作善會麵交朋友　甚麼借花兒献佛　野猪還願　等等的土名辭　就是一樣兒不好　親親友友　總沒離開一杓子粥　連一個坐馬車的都沒有　呵呵　全窮到一堆兒嘍

前清時大佛寺粥廠　是紳士所辦的　熬放粥時　監察非常之嚴　尚有察不到的　每熬粥時　鍋中下米　盖上鍋盖　貼上封皮　這大概總嚴密嘍　他會還能有錯兒　暗中提出米去　粥熟之時　往裏點石膏　湯兒稠濃　米粒兒爛　米粒兒一爛　他就能出數兒　歀到肚內　耐饑不耐饑　作詭兒的　他管的着嗎　堂堂大佛寺　尚有點石膏之弊　其餘各官辦之處　若說無私弊　眞欠打他一馬杓　眞說各粥廠的弊病　說三篇也說不完全　其中最要緊的　監察粥廠人員　第一先得耐勞苦　看見貧苦人　別嫌與衛生有礙　先嚐嚐粥　有熬熟　有糗熟　監放之時　多在盛粥人手上注意　並扮作苦人暗查　有無買粥及打去粥喂牲畜之事　如查出　立將其牲畜充公　凡是這類的事甚多　有管理之責者　不招怨　不認眞　粥蟲子可就得了飽載了

馬上的粥廠　與前清雖然不同　可是前弊不可不防　至到粥已盛完　尚有未放給的貧苦人　是給錢　是給米　是給粥乾兒　何爲粥乾兒呢　就是鍋底餘的粥乾疤兒　也有半寸厚　分堆放給　是專放給缺鍋

天樂園　夜戲
文社◀如
小李壽山◀府▶棍
高四保◀打箱出
李山問開▶
雲　龔　甫
張[illegible]夜會排寶
昆新驚夢◀
姚德寶（張）
（小花猴）
郝壽臣
郭鳳岩
慶奎　慈瑞全（全◉張）
（奎官）
戰陸杏林
李春衡
冀沈福山
全州吳彩霞
城謝寶云
彩配
魚腸劍
別宮
高四寶
探小洪[illegible]
花二
路寶（三）
王府
吳昆芳
馬寶
子實
湖全
孫德貴（王長林）大[illegible]
羅文濤（高月秋）溪
張麻子（小菊仙）皇
萬人迷（李瑞林）庄
張寶清（傅小山）◀
法戲　聲相　鼓大　明

少益的苦人們喫 崇文門外打磨廠內普善粥廠 放粥乾時候 眞有長綠毛的 齊化門外二聖廟粥稀 盛粥的夫役 專在生臉兒苦人身上打算盤 熱人是非常的沾光 他爲甚麼招怨 就因爲粥杓子缺德 粥廠中的好處 如長椿寺代理民詞捨藥 臥佛寺培善粥廠 有位善士 是某廟中的喇嘛 每年遇大冷的天氣 必在該粥廠內放一次黑麪餅 每人二個 前門外朝陽閣粥廠 每年年底放錢一回 大人一吊 小孩兒五百 聽說是各大布舖賣滿錢的底子錢（曾善粥廠 每年年底亦放錢一次 聽說是善士放粥用下的餘款） 說到此處 我覺着有點兒醋心（淨歘粥沒喫鹹菜） 只好過兩天兒接續着再說

◎國事要聞◎

青島開放問題之糾紛◎英國公使朱爾典氏 於十四日往晤日置公使 長談多時 朱爾典氏警告日置氏之意 大致謂青島惟許日本船可出入 則對於協約國及中立國態度 似欠公平 總希望日本能早日撤去軍政 俾回復爲自由港 至稅關問題 若長此懸而不決 則日本與中國 均將不利 兩國苟可互相讓步者 其速讓步 以早日發現圓滿之解決點云 又聞從德國佔領青島後 凡經營山東商業之外國人 向以青島爲中心點者 對於此次青島出入船泊之限制 極端反對 上海商業會議所 非議其不公平之處置 已爲一種之決議 其他商業團體經由各本國官憲 而詰問日置公使者亦不少 責難紛紜 日甚一日 而日置公使回答 則總云港內掃海尚未肅清 日本船舶留供軍用品之輸運而已 外人頗不滿意云

·**改良造幣總廠之計畫**◎政府承裁撤幣制局之後 於改良幣制一事 當然不願過於落漠 目前所欲下手之處 則在整頓天津之造幣總廠 將各處之鑄幣局 逐漸歸併 將來擬惟留此一處 鼓鑄全國之錢幣 查前清時代國家視鑄造錢幣 爲政府收入之一大宗 而於國計上之利害 則全不注意 故鑄幣之局林立 各省鑄造之式樣 與成色之高低 亦各不同 於是一國造幣之機關 亦遂不能統一 前此財政部曾派專員 在各省考察 考察之結果 各處之造幣局 有擬全行停辦者 有擬酌量歸併者 其數已爲不少 近日該部又在歐洲定購最新式之造幣機器一具 專備該總廠之用 雖有此等計畫 未知果能實行否也

輔幣紙幣之不日發行◎政府爲計國幣流通之便利 並圖輔助幣之收回改鑄 決意發行輔助幣紙幣 並議定其辦法大要如下 （一）紙幣之種類 參照目下市面情形 定爲三種 一五角 二二角 三一角 俱以大洋計算 （二）發行之機關 此項輔助紙幣 由財政部督飭印刷 交由中國銀行及各處之中國分銀行發行 並限制此外各銀行 不得發行此項紙幣 以昭整一 （三）發行之制限 此項紙幣發行 以輔助銀元 此紙幣流通爲目的 其額至多不得逾銀元紙幣三倍 （四）兌換之準備 此際紙幣發行之際 應先鑄造此種實幣 以憑兌換 並藉此將舊鑄之輔助銀幣 次第收回

京張鐵路之短期借款◎京張鐵路 現因延長路綫 築至綏遠 發行短期公債一百萬元 此項公債 以

京張綏鐵路管理局廣告

本局上年募集短期借款各資本家紛紛應募極爲踴躍未及屆期業已逾額曾登報聲明截止現因補充大同至豐鎮未完工程詳奉交通部批准續招短期借款銀洋一百萬元照上次辦法自登報日起至本年六月底截收仍以一年爲期交款時先付六個月按月七釐之利息其在六

源確有把握列有逐年進步表並附簡章隨時取閱如有願借款與本路者祈至本京西直門
支科或北京天津交通銀行接洽可也

京張張綏鐵路管理局廣告

本局上屆短期借款詳交通部指定旺月每月提洋五萬元淡月每月提洋二萬五千元以備到期還本付息已提過洋十三萬元專款儲存北京交通銀行以後續存按月報告

一年爲期 月利百分之七 債票自五十元起至一萬元止 購票者之優先權利 係先給六月利息得由繳款時扣去之 此項債票自發行日起至本年六月截止 發行處在京張張綏鐵路局及北京天津兩處之交通銀行 借款之保證金 由該路收入項下每月提存若干 存放交通銀行 備贖回借款之用 並由交通部担保之故 此項債票尚爲信實可靠 從前京張鐵路 已曾發行短期借款 今已第二次矣 據稱自入民國以來 京張鐵路之進款逐年增進 元年之入款僅二百四十九萬元 二年爲三百二十八萬元 去年已收至三百五十萬元 其贏餘之額 已爲亞百萬元矣 又據本年收入之預算約可得三百六十萬元 明年約可得四百二十萬元 至收贖借款之期 則聞在明年六月中云

請看駐華德使之小史◉德國新簡駐華公使欣澤氏大尉 乃德帝良友 曾充駐墨西哥公使 凡德國殖民地官私兩界莫不耳其名 一千九百年 曾充普魯斯亨利親王之祕書 隨親王到華一次 當年所備之報告 頗爲德帝嘉許 於是入外交界後 擢陞甚速 一千九百十一年 曾充駐俄德大使之海軍隨員 並得俄帝副官之榮銜 未幾陞授駐墨德公使 開戰時奉調回國 外間以其必仍回海軍當差 其自己亦甚願重入海軍 不料德帝簡其爲駐華公使 以代代辦公使馬爾山男爵 欣澤大尉此次奉使來華 乃係第二次來華 於前星期六（二月九日）乘汽船克列斯潭包爾號到申 頗受上海德僑官商歡迎 已於一月十五夜起程 來京接任矣

◉本京新聞◉

大倉來京◉日本巨紳大倉喜八郎氏 昨由奉天來京 寓居六國飯店 擬於日內晉謁袁大總統黎副總統 並歷訪徐國務卿以下各總長 以表敬意而敦睦誼云

放粥限制◉京師警察廳吳鏡潭總監 因沿城六處粥廠 首日放粥 派員調查 每場備牌五百 共爲三千 乃是日往領之數 竟達三倍開外 均食每人一碗 亟應限制 於二十號特飭令六處粥廠 自二十一號起 凡未滿十歲幼孩及形非極貧者 一律不得與牌 以免貧民向隅云

放粥新法◉二十號爲京師臨時粥廠開辦之期 是日上午九時餘 本館訪員由平則門外衍法寺粥廠經過 見廟門兒滓掩 門前打粥的貧民擁擠非常 聞該廠所定放粥的新章 係將貧民分班放入 領牌打粥後不准拿走 一律在內食用 吃畢放出 此等辦法 眞正的貧民受惠實多

飭查成績◉提署江正堂 以本署自改組廳科以來 已茲三載 昨特飭各廳科長 着將所辦之成績 查晰呈覆 以憑核辦

通令嚴拿◉現有職員王丕讜 因其姪王珍 曾充探兵被革 品行不正 並前借去五輪手槍一桿 迄無蹤影 恐其結交匪類 滋生事端 於十九號稟請警察廳核辦 吳鏡潭總監以該員處理家庭 深明大義 子姪不事姑縱 株堪風尚 革兵王珍 已允通令一體嚴拿矣

印刷新法●近有連臨君發明一種亞鉛版 能印各種字畫 且能設色 即法與石印相彷彿 而精美過之 又極靈便 版之厚不及半分 所用藥水純取中國藥料 配製而成 毫不取材於外 連君發明此版後 已經在京試印 見者無不稱賞 日前經某要人代呈總統 總統亦甚爲嘉許 當令從優給獎 並擬頒給獎章 特予專利 以資提倡

太監加餉●十二月初四日 敬事房傳奉瑜瑾兩貴妃諭旨 所有各處當差首領太監 食餉過十年者 每人每月加賞錢糧銀一兩 並著敬事房將加餉首領太監 造具清冊交內務府 每月照數發放

傳知遵行●農商部前日傳知前門外勸業事務所 謂該場任意攤擺 有碍行路 並各商在樓上下任意置添火爐 難免危險 飭事務所人員會同該場巡警嚴行取締 如有不聽指示 即勸令遷移

請派供粥●十二月初五日 管理雍和宮事務大臣那彥圖 景豐 具摺奏請清帝 派員初八日前往雍和宮熬粥 清帝派那彥圖 今日前往雍和宮各殿供粥

賞恤故警●外右四區巡警存誠 於十二號赴警察廳遞送公文 因天氣嚴寒 途中凍病 回區身死 檢驗後即在牛街聖安寺停柩 於十八號發引 本區自署長至警士 多往執紼 並聞大總統接報告亦甚憫惜 特賞洋三百元恤其家口

死於監獄●提署執法處 現在承審盜犯牛鑾仔一名 自經畫供後 交六條偵緝公所看押 忽然暴病身死 昨已相驗掩埋

廳前暴卒●十九號上午九點鐘 前門內四眼井地方 檢查廳門口 有一張某（住前門外草廠七條）在彼抄錄批示 忽然栽倒 即行氣絕斃命 廳南左府胡同 其友馬某知覺 報知其子 當即赴廳領回屍身治喪

釋放無辜●西四牌樓羊市路南一心齋古玩舖 日前有人帶領右翼偵探 詢問該舖賣過小紅瓶兒沒有 舖夥某甲回說賣過 該偵探等即將舖長張奎元帶走 交偵緝隊究辦 拘留八日 沒問出所以 已於昨日取保釋放

私拷女僕●西城大角胡同住戶謝某 十七號晚間 失去狐皮馬褂眼鏡皮帽等物 疑被女僕劉氏竊去 即將劉氏捆綁 用藤鞭抽打 該女僕受刑不過 承認偷竊 謝某追究賍物 劉氏供說寄存某某多處 經謝某帶劉氏質對 查詢皆無賍物 遂將劉氏交區究辦

火食不一●內右三區警察署火食 每月每警交三元 下找一十餘枚銅元 每逢月終在廚房張貼明心清單 以昭公允 聽說現有四個月未曾張貼 聞該區第二分駐所火食 每警每月三元 下找六七十枚不等 一區火食竟不一律 可謂一鍋煮兩樣飯

據函更正●本報前紀異產斃命一則 現據增君來函云 十一月二十七日 伊妻因產生二女身亡 并無三女 亦無異產情事 自係傳聞失實 特此正出以昭核實

貽來牟和記麵磨碾米鋸木股分有限公司聲明

啓者一月十八日羣強報機器麪演說誤以前門大街路西貽來牟公記米麪店爲敝公司分售處查貽來牟公記米麪店係朱姓個人之產敝公司雖係朱有濂創辦實爲股分有限公司曾於前清宣統元年禀請農工商部立案載入敝公司創辦章程第四十條文曰北京前門大街貽來牟米麪舖係有濂一人之產與現在創辦之貽來牟和記磨麪碾米鋸木股分有限公司兩不相涉云云現在前門大街路西貽來牟公記米麪舖雖售敝公司之麪係在代售之列與敝公司分售處除前門外湯海衚衕東四牌樓北西四牌樓

安華　初八　超等寶武　張子准明德（庚）　武別…　何…　臣…[illegible]時調小曲…[illegible]

市場 華園　白天准演名角　全廟　萬人迷　演新山（詞）　張寶清　（戲法術）羅文濤　奇狗順雙　子義養常　旭大別母坤馬玉香文明大鼓二等二十三枚分　九皷亂鬍角玉翠寶改良曲詞童僕十五枚座

崇文門外　大成公東棧　減價廣告　發賣卜新窰末三元七角　高綫末三元五角　高二爐塊六元二角　高小爐塊五元五角　南山中二爐塊五元　整貨真價實　俱賣大洋　恐未週知　謹啓　電話東局一千七百〇一

●時事感言　（公述投稿）

中國之外交　無所謂外交也　一言以蔽之曰事事退讓而已

近聞外交部派員赴山東調查該省之損失　據該委員報告　財產損失　約計八十餘萬元（人口尚不在內）

外交部擬不日與日人交涉　要求損失賠償

記者曰　外交部此舉　可謂無忝厥職

●社會小言

●勸業場　（瘦郎）

客有自遠方來　踵門而見瘦郎曰　北京之勸業場　中國之勸業場乎　抑外國之勸業場乎

瘦郎曰　中國之勸業場

客曰　中國之勸業場　何以一入其中　所陳設者　多半皆外國之物品耶

顧名思義　豈非南轅北轍

瘦郎不能答　用登報端　以轉詢農商部執政諸君子

●社會瑣談　（此欄歡迎投稿）

●德勝門功德林監獄　（瘦郎）

關于德勝門功德林之監獄　有某某投函本館　大致謂該監獄之地基　本屬水地　夏日蒸潮　染受惡疫而死者不知凡幾　並謂該處執役人等　私弊百端　肆行虐待　衆犯每日不得一飽　嘗有被拘兩月　臨釋出時　二目傷毀　遂成廢人者　又謂日前颶風　衆犯因凍而死者爲數甚鉅　死亡之後　並不施給薄木　惟揷白旗　亦不書名　雖親族來領屍身　未易尋認　按衆犯非皆盜賊之流　遭此殘忍　令人可憫　且聞內中　設立積屍處名目　尤爲大傷人道云云

瘦郎曰　監獄之黑暗也　不獨功德林一處爲然　各省率皆如此　此有心人所以提倡改良也　功德林監獄之黑暗　是否如或者之所言　記者未嘗身臨其境　不敢臆斷　至所謂插白旗與夫設立積屍處等事　以理揣測　或係傳聞之過　當局之不善　應不至如斯之甚也　惟既據來函云云　願有該管之責者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也可

●命令

大總統策令　張潤霖萬雲路均給予四等嘉禾章此令　政事堂存記之張鳴珂著發往直隸沈璿慶著發往奉天楊會康著發往湖南許兆椿著發往福建王錫齡著發往陝西陳應昌著發往四川陳樹勳著發往貴州由各該巡按使酌量任用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二十日

評講聊齋 胭脂 （二十六續）

尹箴明

使人以氈褥悉幃殿窗，令無少隙，祖諸因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令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眞殺人賊也。

說書唱戲，全是假玩藝兒，講究做假成眞（可不是琉璃料貨），其實審案也不外乎眞眞假假虛虛實實，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這段是公案小說，講得是究情問事，與偵探小說上設法拿賊不同，可是前半段滿是公案，唯獨到了昨一天的書，可透着懸虛，在下前幾天按照公案說，也沒敢鬪哏，昨天因爲這桌問法新奇，所以才打了幾卦，一來諸位看着醒脾，二（來我的筆也藉此撒個花兒，話是交待明白了，諸位知道，你就上眼吧，手前手後，杳清楚了，看明白啦，沒什麼夾帶藏掖（那位說，你是說書哇，是要變戲法呀，他是施公要變戲法兒，故此我也犯上貧啦）閒話打住，還得說書。

卻說這位施公，原來一來的時候，早吩咐自己的下人，預備好了許多東西，一聽預備二字，大家答應，把帶來的氈子褥子，搬到城隍殿內，窗台上上去兩個人，拿着釘錘繩子，連釘帶拴，這個就說你可拴結實啦，大人吩咐，千萬別露光，此時毛大等並衙役們，沒有不納悶兒的，心說這位大人審案來啦，還是要開照像館，預備上板的黑屋子呢，八成兒是用什麼法術，無如沒人敢問，就是施公帶的人，也不知怎麼件事，一會兒收拾好了，一關上殿門試一試，眞是一點兒不透光，決閃不了板（還是照像），這才回明了施公，施公親自進來瞧了一遍，然後吩咐，把一干人全帶進殿來，一個個光着脊梁進來，一瞧，漆漫烏黑，施公叫差役，把幾個帶到墻根底下，城隍廟原塑有牛頭馬面，判官小鬼，把人都擱在這些從身後面，然後吩咐下人，拿進水盆兒來，叫他們一個一個的，都把手洗得乾乾淨淨的，不可衝擋了神明，差役端着盆，摸着黑兒，送到各人面前，大家摸着洗了兩三把，可不給手巾擦。一會兒洗完，把盆端開，施公站在城隍神座之前，說你們幾個人，一定不肯招認，你們務必與我臉兒衝墻一跪，不可亂動，少時之間，神人親自下來，驗明你們那一個是殺人的正兇，用硃筆在你們那一個身後，必給你們寫個明明白白，到了那時候，就知神道有靈，並不是我故意迷信了，吩咐已畢，施公走出殿外，幾個下人衙役，也全出來，把門帶好，施公到配殿，少徵歇息了歇息，然後命人把座位搭在大殿廊簷之下坐好，這才吩咐衙役，把殿門推開，說此時神人，已將殺人的正兇，脊背書寫完畢了，將他們帶將出來，當衆驗看，此時不但當差的惦記着瞧一瞧神人怎麼寫字，就連被案的某甲某乙，也惦記瞧一瞧，衙役遵命，叫着名字，往外就帶，都從施公旁一過，施公手指毛大說，毛大，你是殺人的眞兒，脊背寫的明白，還不快些招來。（未完）

文明園 初十日白天
時慧寶 劉永春 捉放曹 高慶奎 王秀云
[illegible]蝶 金少山 程繼仙 反延安
[illegible] 何佩亭 盧慶元 姜妙香 三連 紅霞 謝寶云 小穆子 孝感天 魚腸劍 小榮升